

# 从学位论文到学术专著

(第2版)

From Dissertation to Book  
(2nd Edition)

William Germano 著

许茜 译

高等教育出版社

# 从学位论文到学术

Cong Xuewei Lunwen Dao Xueshu Zhuanzhu

(第二版)

William Germano 著

许 茜 译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图字:01-2015-6798 号

From Dissertation to Book, Second Edition/By William German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by Higher Education Press Limited Company is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 S. A.

© 2005, 2013 by William Germano. All rights reserved.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学位论文到学术专著:第2版/(美)杰曼诺  
(Germano, W.)著;许茜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1

书名原文:From Dissertation to Book  
(2nd Edition)

ISBN 978-7-04-044937-2

I. ①从… II. ①杰… ②许… III. ①学位论文-  
写作 IV. ①G64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38342 号

策划编辑 张 岩 责任编辑 杨亚鸿 张 岩 封面设计 张志奇 版式设计 王艳红  
责任校对 吕红颖 责任印制 赵义民

|      |                   |      |                                                                   |
|------|-------------------|------|-------------------------------------------------------------------|
| 出版发行 | 高等教育出版社           | 网 址  | <a href="http://www.hep.edu.cn">http://www.hep.edu.cn</a>         |
| 社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      | <a href="http://www.hep.com.cn">http://www.hep.com.cn</a>         |
| 邮政编码 | 100120            | 网上订购 | <a href="http://www.hepmall.com.cn">http://www.hepmall.com.cn</a> |
| 印 刷  |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       |      | <a href="http://www.hepmall.com">http://www.hepmall.com</a>       |
| 开 本  | 880mm×1230mm 1/32 |      | <a href="http://www.hepmall.cn">http://www.hepmall.cn</a>         |
| 印 张  | 5.5               |      |                                                                   |
| 字 数  | 150 千字            | 版 次  |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
| 购书热线 | 010-58581118      | 印 次  |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 咨询电话 | 400-810-0598      | 定 价  | 48.00 元                                                           |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 料 号 44937-00

## 致 谢

关于筹备。许多人慷慨地投入大量的时间与我讨论什么是博士论文和如何修改一篇论文。从中，我一次又一次地认识到，不仅仅在大型学术机构里，世间到处都有优秀、专注的学者和老师。

这几年来，我有机会得以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多所大学和学术会议、甚至从挪威到新西兰的相关科研院所的平台上，与教师和学生验证这本书所讲述的内容。在对他们表达感谢的时候，我陷入了两难——不知是该将每位帮助过我的人的名字一一列出，还是仅在感谢词中表达我的谢意。深思熟虑之后，我倾向于后者。在这里，我郑重感谢他们给予我学习与施教的机会。

关于出版。这本书写的是成功的著作应该是什么样子，这都只是我每天从出版界的朋友们、同事们和作者们那里学到的东西。我的经纪人塔尼娅·麦金农（Tanya McKinnon）坚信这本书已经很完善了。戴夫·麦克布赖德（Dave McBride）等出版界专家阅读了我的初稿，而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匿名读者们则帮我免栽跟头。本书第一版的责编琳达·霍尔沃森（Linda Halvorson），让我意识到这本小册子对她和出版社都很重要。卡罗尔·萨勒（Carol Saller）像用了魔法般地完成了文字编辑工作。现在的第二版，使我有幸能与参考书编辑部主任保罗·舍林格（Paul Schellinger）合作。有着古怪的幽默感、坚定和友爱的他，和我这个摇摆不定的作者形成了完美的互补。

关于教学。在此我特别感谢基于纽约大学出版项目开设的图书编辑课上的学生们。他们在一个学期的课上提出的问题启发了我，形成

书中的一些观点。我在库伯联盟学院的学生时常提醒我写作就是写作，一个大一新生的学期报告和一个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在各方面遇到的挑战是类似的。

家庭的支持。这本书的出版计划，是我和妻子戴安·吉本斯（Diane Gibbons）在写博士论文的同一张饭桌上，艰难地用打字机一点点敲出来的。我们的儿子克里斯蒂安（Christian）在我创作本书第一版的时候，尽可能地迁就我，为我提供了一个12岁的孩子所能提供的安静环境。对于他们，我有的不仅仅是感谢。

# 目 录

|                    |     |
|--------------------|-----|
| 1. 缘起 .....        | 1   |
| 2. 重新开始 .....      | 14  |
| 3. 恼人的疑虑 .....     | 33  |
| 4. 出版选择 .....      | 40  |
| 5. 以编辑的视角去阅读 ..... | 55  |
| 6. 计划与实施 .....     | 70  |
| 7. 逐渐成型 .....      | 83  |
| 8. 让行文说话 .....     | 109 |
| 9. 雪花水晶球与机器 .....  | 128 |
| 10. 后续工作 .....     | 140 |
| 备忘录 .....          | 147 |
| 延伸阅读 .....         | 149 |
| 索引 .....           | 152 |

## 1. 缘 起

一旦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全新的学术世界的大门将缓缓敞开。然而,除了推荐发表外,学校方面几乎不会教学生该对自己的学位论文做怎样的编辑处理。人们都期待学生们能自然而然地跨越从论文到专著

的界限,带着优秀的研究成果在学术天空中找到自己的一片天地。但是这道界限该如何跨越?又以何种形式?

资深教授们大多不能给予有用的建议,因为他们已经离这个阶段太远。青年教师大多与毕业生们一样,对学术出版流程感到迷惑。每年出产的学位论文中的一些会被出版。其中一些成为人们广泛阅读的书,不仅影响我们思考的内容,还影响我们思考的方式。

对于刚拿到学位的博士来说,最迫切想知道的就是:“论文已经定稿了,接下来要做些什么?”本书不仅会回答这个问题,还将提出多种解决方案。然而最关键的,是修改。

“修改”一词意味丰富,对学者们来说尤其如此。青年学者说到修改学位论文,一般来说要么对论文不会进行什么实质性改动,要么一句句重写,或者是介于二者之间。针对这种现象,本书的部分内容就是讨论一个博士学位论文还能怎么修改,读者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案来推进修改进程。不管起点高低,不论预备付出多少时间和精力,目标都是让已完成的论文更为完善。

“完善”学位论文不是一条笔直的大道。在这条曲折的道路上,你

或许会兜圈子,也或许会冲出车道。一旦你选定了自己旅程的终点,有些路就成为捷径,有些则变成弯路。这本《从学位论文到学术专著》,就像一张地图,标出可选的路线,并为你导航。

做了二十多年的学术图书编辑,我经手出版过数百本书。正如每位编辑所知,这几百本书是从上千份出版计划中选出来的。这份工作也给了我与同行合作的机会,让我得以参与到他们出版书籍的工作中去。比如,我会参考一沓沓同行热推的计划案,并从中学到很多。正如我描述的,这部分的前期工作是如此繁杂,需要处理大量的稿件。主编会花一点时间,弄清编辑的意见,研究市场策略,进行赢方分析,还要关注外界反馈与作者自己的条理和目的。我签下合约的原稿和计划书需要通过多到数不清的步骤,这本书正是其中之一。当我正式离开学术出版界,却发现自己从未远离出版行业。我继续在工作坊和研讨班上讲授学术出版的相关内容,并且有幸被邀请到不同性质和研究领域的研究院所去演讲。但是无论这些邀请我的院校多么五花八门,它们有一个共通点——拥有许多有想法的学者,并渴望他们的想法能为人所知、为人所用。

如今,困窘的学术市场对活跃且优秀的青年学者的宣传追捧之彻底远超以往。在美国校园招聘中,学生在从未造访过、甚至从未听说过的科研机构寻得终身职位,已经不再新鲜。这都是全职职位的缺乏造成的结果,最为急迫的求职者全部被那些十几年前大家完全不会考虑的机构吸收。最近几年,某所大学的一位行政管理人员在和我的几次谈话中,都高兴(且有些难以置信)地提到竞争激烈的糟糕的就业市场给他们带来了好处,让这所大学顺利招到了最优秀的人——这是仅有的几所高校的特权,其他学校无法模仿。

这种状况,给本书的读者带来以下两种结果。

第一,我们这些学者、导师、招聘委员会的成员和出版人,需要时刻清醒地认识到,在各类科研机构中,广泛存在着许多才华横溢并多产的

教师兼学者。每一学术层次都有许多优秀的教师,但是学术市场正将他们驱赶至学术界的各个角落。应届博士毕业生会进入智库和研究性的图书馆,或其他隶属于高校的研究机构。少数能在高校谋得职位的毕业生也不在教学岗,而是成为学生辅导员、国外合作项目主管、教务主任、资金筹集人和协调专员。这些非教学岗上的学者更渴望看到他们的研究变成学术出版物。

第二,全职教职的缺乏,直接导致了兼职教师越来越多。随着兼职教师比例的提高,拥有学术项目的兼职教师的实际数量也会增长,对出版的需求自然增多。现代学术界未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高校使命与对兼职教师的依赖之间的矛盾。本书的意图是指导如何写作,无力化解学术界结构性的矛盾。但我们应该意识到,当博士毕业生们面对只提供了比上一个学术世代更少全职职位的求职市场时,整个学术界将会面临流失更多学术力量的风险。

几乎在这些学术劳动力费尽心力求职的同时,学术出版行业也在挣扎着求生存。出版社面临着无数问题——技术和传播的难题,制度保障的削弱,出版方式的转变,大众阅读习惯和获取方式的改变,以及对免费开放获取的强烈要求。

撰写学位论文不容易,定稿后还要面对将其修改为可出版的书稿的挑战,并且要拼技巧和运气才得以出版。在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要让新作者的第一本书进入学术出版社的出版计划,也是很困难的。

教授职位和学术出版界好像一直都处在危机模式之中。在这种大环境下,出版界要是能欣欣向荣那才是开玩笑。将学位论文转变为一本书,要做的远不止迎合青年专家们需求和评估市场的现实性。花费精力从知识层面去辨别和维持进展也是其中一部分。不是每篇学位论文都会实在地推动知识的发展,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一位学者学术生涯前二十年的成果,可能是打开重大学术突破之门的钥匙。

至于该出版哪位新作者的首本著作,出版社的判断机制是与这本

论文的修改情况紧紧相连的——作者重新思考得如何,又重新调整得如何。筛选的时候,出版社不会只考虑哪个企划最迎合市场。到底哪些具有建设性的新思路会成为我们熟知或不了解的领域里广泛应用的基本理论,出版社也在暗暗地下着赌注。

\* \* \*

出版社和学者们审视一部著作的眼光有重叠之处,但不可能完全一致。学者们和所有作者一样,倾向于认为一个好的图书构思就是出版它的正当理由。出版社想要的则是能构成一部书的东西,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好构思。这意味着要做许多关键性的准备:体裁、篇幅和表达方式。据此,不了解情况的读者们才能有足够的理由去购买这本书。

当得知自己精彩的论文需要全部重新考虑和修改时,你一定很震惊。每位青年学者的学术写作生涯始于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境地:你必须写一篇论文,但写完了没有一家出版社想出版。我见过很多学者,因为学术出版机构要删掉论文中所有学校要求必写的部分而沮丧。比起好选题和华丽的行文,学术出版社真正寻求的是两种东西:一,作者的学术能力,即他受过的训练和获得的成就与地位,能否让他胜任这部书的写作;二,作者的平台,指的是作者已有的声望和关注度。当然,二者共同作用,会帮助他写出读者想要的书。刚毕业的学者并没有很好的平台,但在长期写作、出版和演讲的过程中,可以筑起比较广泛的学术基础,并于其上发展更广阔的学术思维和读者群体。修订毕业论文看似是一项乏味的工作,但却是你构筑自身学术大厦的第一步。

学者们都知道,人们越了解自身的愚昧,对知识的需求也就越大。但是我们口中的“市场”一直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使得我们获得知识的方式也受到挑战。对数字排版的呼吁和极为复杂的开放获取给越来越多的传统学术出版社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图书馆在购买纸质图书上越来越慎重,读者的阅读方式开始改变。当我们想寻求答案或信

息时,更愿意花几分钟使用互联网搜索引擎,而非用更长的时间和更复杂的步骤去查阅纸质图书。独立书店曾是学术图书的避风港,如今也已经成为商业生态中的濒危物种。校园书店和大型连锁书店(二者常重叠)都不会上架那些学术界认为必需的图书。现在要出版一本学术图书,远比30年前甚至比5年前都要难得多;即便出版,也更难在书店上架。

现在,当教师们有可能在主流大学出版社出版极为专业的学术著作时,已基本到了退休年龄。最近的青年学者经常会在出版了两本书之后才可能拿到教学编制,即使在院系里有一些资深教师仅有几篇学术文章,未写过一本书就获得了终身教职。面对这种不公,悲伤和愤慨都无济于事,或许只能如佛家所讲保持内心平静。我的建议是最好务实一些,找到自己的强项,并不断精进。

现在是学者,也是出版社的艰难时代。即便艰难至此,也不能忽略还有很多优秀的学位论文可以修改成图书原稿并考虑出版,其中不少还可以正式出版。我们可以将一篇学位论文修改整理并进一步处理,但在此之前,必须好好地估量一下这篇论文的价值和发展前景。将论文出版为著作是当今博士的一种选择,但并非唯一选择。一篇学位论文可以有多种可能性,例如出版为独立的学术论文,分成几篇小论文,修改成一部学术专著,或是改为更概括的学术作品、普通出版物,甚至可以成为多个杰出项目的基础,使作者在这个领域研究几十年。

的确,有些出版成书的学位论文吸引了不少读者,并且在出版后影响持续了很多年。比如马丁·杰伊(Martin Jay)《辩证想象》(*Dialectical Imagination*)和凯特·米勒特(Kate Millett)《性政治》(*Sexual Politics*),便是由博士论文修改而成。丹尼尔·高哈根(Daniel Goldhagen)《追随希特勒的刽子手》(*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米切尔·杜涅尔(Mitchell Duneier)《瘦人的餐桌》(*Slim's Table*)和吉尔·利博(Jill Lepore)《战争之名》(*The Name of War*)亦是如此。

学术出版机构每年都为读者奉上的新作者的书,或许成为各个学术领域的精华图书。其中一些即来自学位论文。例如里奥·哈乐威(Leor Halevi)《穆罕默德的坟墓——死亡仪式和穆斯林社会的建构》(*Muhammad's Grave: Death Rites and the Making of Islamic Socie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伊萨克·威廉姆·马丁(Isaac William Martin)《永恒的反税——财产税如何影响美国政治》(*The Permanent Tax Revolt: How the Property Tax Transformed American Politic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凯伦·荷(Karen Ho)《清偿——华尔街志》(*Liquidated: An Ethnography of Wall Street*,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9)和阿隆达·尼尔森(Alondra Nelson)《身体与灵魂——黑豹党与抗击医疗歧视》(*Body and Soul: The Black Panther Party and the Fight against Medical Discrimin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1)。

无论出版行业如何抱怨博士论文数量的泛滥,无论编辑有多不看重这些,但是学术机构里总是有人在寻求有前途的学位论文。当然,编辑会在他们的职责范围内,对那些有获奖可能的学位论文多下功夫。但口碑仍是编辑的秘密武器。每位成功的学术出版编辑都依赖于关系网。可靠的导师可以分辨哪些是本研究领域的最有前途的学位论文。如果你的论文正是其中之一,一位有行动力的编辑或许在你还未写完第三章的时候,就已经和你取得联系了。你还未完成论文,编辑已经来找你了,这时该怎么办呢?你要听取意见,与他讨论,然后表示感谢,切勿被编辑的坚持与热情引得心神浮躁。要踏踏实实地完成论文,通过答辩,并提交论文,这是你最初也是最重要的职责。这之后,你才会遇到本书所罗列的问题。如你所想,想在学术市场生存极为艰难,但如果你研究的是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方向,就无需慌张。如果你的博士论文足够优秀,就有机会至少被一家出版社看中,并与你商谈出版事宜。

出版社和学术界两方,衡量一篇出色的论文的标准并不完全相同。

一篇获得优秀论文奖的研究夸扣特尔语语法的论文,对语言学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对于一家出版社来说,这个奖项只能证明这篇论文的学术质量较高,或许可以考虑出版。一本优秀的图书需要更多,也需要更加与众不同。

比如,作者解释了这种语言的一种特性,对于完全不懂夸扣特尔语的我们来说,也能对语言表达的时空概念有新的认识。或许作者更深入地作了与前人不同的假设,如果只是拓展一点点的话,我们就可以了解语言是如何习得的。就在这种重新调整中,学科思想才得以革新。为了完成这个过程,除了学术写作常规的两个范畴——篇幅和引用文献数目之外,作者必须思考更多的东西。

学位论文是大多数年轻学者写过的最长的作品,其过程好比在学术荒原上艰苦地长途跋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年轻学者很自然地认为论文的篇幅象征着他的成就。毕竟我们拿起每本书都要掂量一下,不论是手中的纸质书还是硬盘里的电子书,都是有分量的。每个作者都希望他的书是沉甸甸的,能装下自己所有的所思所想。但是学术型作者首先要做到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书稿的篇幅必须只包含你所思考的结论,不包括思考的前提与准备等内容。没人会去写一篇 350 页的论文,即使它的所有内容完全都是作者的成果。19 世纪初,一位德国学者发表了一篇研究《圣经》的学位论文,改变了人们对于《申命记》写作的看法,它仅有 18 页。但我们这个时代,艺术史学家詹姆斯·埃尔金斯(James Elkins)的一篇研究米开朗基罗的艺术史论文写了 6 卷(正文 3 卷,插图 2 卷,注释 1 卷)。不论如何,学术论文的长度都和它的读者数没有关系。好书都有着自己的特质。

\* \* \*

将论文修改至合适的篇幅只是修改工作一部分。你还需要确定能吸引更广泛读者的论题,才能将论文稿变成书稿。这也是发现你作为

作者的有趣点的过程。这一过程并不神秘,只需将你写好的有价值的材料梳理成型,剔除那些描述你对研究对象了解之深的冗余部分,并评估这些材料对阐释你的观点的作用如何,还包括用你从前未想到的方式,将有价值的材料拓展开来。想想橡皮泥这种半固体玩具,你可以用它将报纸上的平面卡通形象立体化,然后把它捏成新的随便什么形状。拓展即如此,非常好玩。在重新构思你的论文的时候,试着将主题想成具有可塑性的东西。修改论文本身给予了你某种自由,试着从中寻找乐趣吧。

话说回来,若是太有可塑性,眼前能走的路太多从而不知何去何从,论文的修改工作会让你很焦虑。所以当你刚开始写论文的时候,一定要干脆利索地设定好论文的维度框架。你或许会先安排一章导言,一章理论模型,一章研究方法和四到六章的分析。接下来在这个框架里,你需要把主题填进去并充分论证,最后圆满地收尾;也有另一种可能,即你根本没有勇气写下去。这些都是根据你所在的研究机构和导师给你制定的大纲完成的,但修改出版的书稿与此不同。先不要逼自己写什么,论文修改的维度要依据如何吸引读者阅读来定。比较有效的修改框架大概是由一系列的“如果……会怎样”的问题构成。“如果我砍掉现有文章的一半会怎样?”“如果我根据第四、五章重新思考会怎样?”“如果我的主题真正有意义的部分不在已写的部分里会怎样?”这才是修改论文,写作中最艰难的阶段,也是最令人兴奋的阶段。不论怎样,修改论文总会让你越写越好。

以出版为目标的修改就像同时在伺候两位主子。从学术界的视角看,优秀的学位论文一定会给学术做出切实的贡献,否则就一文不值。这样的论文作者必须能又广泛又深刻地利用好材料,并能提出新东西。但一位教授评论说,这不足以打破旧识,即使很多论文看起来在努力尝试这么做。从出版社的视角看,精彩的论文是智力实体化的结果,对作者研究领域做出贡献,并能获得足够多的读者的支持,让出版社不亏

本。针对不同的学术领域,出版社分为很多不同的类型。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希望出版最畅销的好书。书好不一定会畅销,畅销则一定是好书。

为此,出版者需要成为坚强的乐观主义者。编辑会打回绝大部分稿子,他们也是迫不得已。即便是最大的出版社,每年收到的稿子也大大超过其能接受的数量。剑桥、牛津、麦克米兰和劳特里奇出版集团几乎每年都出版超过一千种书籍,但这还远不是被极力推荐的优秀书稿的所有。所有论文与被出版论文的比例,并非只与编辑的工作强度相关。学术出版社要想生存,有时只挑那些能带来赢利的书稿出版。大学出版社甚至经常被迫出版一些滥竽充数的作品,因为经济上和政策上的两全其美实难做到。即便大学和商业出版机构的目标有重叠的部分,但传统意义上来说,两者中只有一个是商业性的组织。学术出版社有盈利性的,也有非盈利性的,但没有一家是专门为了赔钱开设的。

编辑特别擅长激励作者,使其明白只有文章够厚,并塞满材料和理论,才会有更多读者关注,不管是做成纸质书还是电子书。博士论文就应该有个博士论文的样子,一定要有正式的、足够出书字数的详细表述。当你终于完成论文,专家们已经对它进行了研究。当一位学者第一次准备出版书的时候,权威专家组会对书稿进行审评,通过后会跟踪指导。在这位学者计划出版第二本书时,他必须让专家组再次审评(或编辑)他的计划书。学位论文委员会并非只为、也不应只为研究某部书稿能否广泛吸引读者等问题而设立。然而,更广泛的读者是传统的纸质学术图书出版的必要条件。市场情况很严峻,这使出版社受到了震荡,不论以纸质形式还是电子形式,书都要卖出去。如果出版社有意地单独将一本学术书用电子书的形式发行,书商就会从数量和价格上评估市场门槛,就像出版纸质精装书的过程一样。制作电子书需要大量的成本,因为在首次发行后,还需要不断进行版本更新等维护。电子出版这项数字革命成果成本很高,而且仅能制成文本,不能做成节目

通过电视播出。正因如此,出版社至今都很少制作电子书。若把所有想出版的东西都写出来,结果好似在买家的支票或图书馆有限的购书预算下缩手缩脚,所以必须有所取舍。

学术出版社相信,只要不拉低学术质量,学者们还是有可能吸引更多读者的,即使这些读者也都是学者。“更多”指的或许是多5 000人,也或许是多500人。但即使500这个数字,可能就是区分哪些书能卖出去、哪些不能的重要依据。修改论文不是仅关注对错,而要注意几个“更”——更清晰的表述、更明确界定的观点和结构、更多的潜在读者。你需要有意识地这么改,当然,文字不仅仅是信息的载体。体裁、语态、叙述线条、节奏、篇幅都要调整到合适的状态,稿子才能成为书。怎么写和写什么同样重要,即使是学术图书,也必须符合这条金科玉律。

修改论文意味着要不断思考。不要犹豫不决,而要聚焦于行文所需的一切。开始修改论文时,你需要思考一些重要问题:谁会读这本书?篇幅会不会太长?例证是否充足,或是过多?调查结果是不是最新的?文中是否表明了我已了解研究对象的以往研究?解决问题后,你还需针对每句每段等更为细小的问题来继续修改。

修改论文意味着你要重新思考并重新书写。在不断重复的过程中,你将在论文中发现很多新的东西。这种感觉十分诡异,你或许会像艾略特(Eliot)笔下的普鲁弗洛克(Prufrock)一样,对着自己的论文惊呼许久——“我没想写这些呀!”

但当你着手修改时,出现上述情况是好现象,因你不愿在现有成果的光芒中自我满足;正相反,你应搜寻那些让你感觉不对的东西,并重写那部分。这是一种调整,可以催促着你去重新思考其他可能。这并不是多米诺骨牌效应,但改动一处后,其他关联部分很可能需要随之修改。用《妙探寻凶》这个游戏举例<sup>①</sup>,如果第一章写梅教授在温室里扭

---

<sup>①</sup> 《妙探寻凶》为一款图版桌游,原名 *Clue*。——译注。本书中注释均为译注,以下不一一注明。

断了受害者的脖子,那么在第二十章揭开真相的时候,他肯定不是在图书馆里用刀作案的。头脑里的想法和身体上的行动一样,都会产生结果。你重新审视一篇 10 页左右的文章时,在大脑中对整体的把握一定比较清晰。但当文章有 400 页时,难度就大大提升。对一部即将成书的书稿进行修改,你需要花大量的时间,贴无数的便签条。如果你是在电脑上用常见的追踪修订模式进行修改,改过的地方可以用其他颜色高亮显示,这样比较容易分辨,但保持书稿的统一性依旧是个难题。

重写是修改的核心,但又不是修改工作的全部。修改论文意味着不仅要处理那些烦人的字句等细节,还要考虑段落结构和篇幅等大问题。重写是对你脑中修改意见的技术性实施过程。就像一位画家作画,需要在近处看看画布细节,在远处看看画作的整体效果。这种来回走动的过程,和你在心中思考并解决细节小问题和整体性大问题是一样的道理。

有一点需要额外说明,有的学位论文不能修改成书。一般来说,自然科学学者们不会把他们的学位论文改成著作出版,数学学者也不会这么做。在这些学科领域,学者们会发表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因为这些学科特别看重期刊的“计数法”。这一点在人文社科领域也通用,学者们在介绍自己的学术成果时,会将发表于有影响力的期刊和出版社的论文或书籍排在前面,借以凸显自己的专业水平。作为一个作者,你也可以舍弃那些你已写好的东西不发表,而写些新东西。(我自己的学位论文到现在还好好地待在一个大活页夹里,放在哪个大架子上,不会再出来了。)每位作者都会对自己的作品有所期许,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希望你能在你靠自己做出决定时施以援手。换句话说,这本书的目的在于,帮助你做决定,找到自己的方向,然后前行。如果你能以图书出版的眼光来审视自己对书稿的修改,是再好不过的,接下来几章的内容将会对你特别有帮助。

然而你需要明白,一篇论文不能用“改过的”或“没改过”来称呼,